

小雪大雪时光飘

朱启方

傍晚,下起了雪,漫天飞雪,悠悠飘落,这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天成。我渴望雪,想抒写一篇雪一样洁净的文字,弘扬正能量。看着雪,看着岁月流逝,总觉得小雪大雪,岁月撵人,但愿我能够从容面对岁月匆匆:小雪大雪时光,四季早晚又一天。从容面对岁月匆匆,不觉茶沸雪意寒。

小雪是冬的第二个节气。此时霜未重,泉未涸,地还暖,残叶在枝,苇花摇晃,寒烟在逼冷雨为霰。《诗经》中说,“如彼雨雪,先集维霰。”霰如珠玑,随风纷霏。日复一日,飘落的是雪,流去的是光阴。随想起一句话,叫作“大雪小雪又一年”。在这样的初冬,大雪节气已经悄然至好多天了。瞅一眼瓦蓝的天,亮亮的,甚至还闪着白光。对皖北人而言,有雪的冬天才是真正的冬天,有雪的冬天才有更大的期盼。为什么说“冬天麦盖三层被,来年枕着馒头睡”“瑞雪兆丰年”等谚语的意思。这是因为雪花很松,很软,就像一床棉被盖在了小麦上。这样,无论外边的天气多冷,雪下边的温度也不会很低,睡在棉被底下的小麦自然就不会被冻伤、冻坏。

小雪大雪,岁月撵人。历代文人骚客吟咏小雪大雪的诗很多,从诗中亦可见小雪大雪诗意的情怀。

久雨重阳后,清寒小雪前。

拾薪椎髻叟,卖菜掘头船。

薄米全家粥,空床故物毡。

身犹付一歃,名字更须传?

南宋诗人陆游,少年时即受家庭爱国思想熏陶,他的诗词,大多抒发政治抱负的,反映人民疾苦,风格雄浑豪放,如这首《初寒》:“小雪节气前已感觉初冬的寒意;捡的柴堆得像仆人头上扎的锥形髻,摇着掘头船远去卖菜。表明诗人晚年的生活是多么的艰难。“身犹付一歃,名字更须传?”陆游不以贫寒为苦,更以不与卖国奸臣为伍,表现出忧国忧民的高远情怀。再看,宋代方岳《煮茶》有云:“不知茶鼎沸,但觉雨声寒”,诗人在无聊中打发“小雪”这空虚的日子,无奈光阴如水般流逝,这灰白的头发、虚度的年华,不值得吟诗称颂吗?说是“莫将诗句祝苍华”,诗人仍然写下这首《和萧郎中小雪日作》,有时人真的身不由己,为这逝水年华而感到惆怅!

小雪节气之后,我们能迎来第一场雪,刀郎凭借《2002年第一场雪》一炮走红。初次听这首歌,旋律流畅、歌词直白,尤其歌手那未经修饰、有质感、有张力,略带忧伤的嗓音强烈感动了人们。“大雪小雪又一年,大街小街又一年。天变早早晚,年变四季天,路变弯曲直,人变精明致富能神仙。谁没有个想,谁没有个盼,盼来想的才叫甜。”这正如刘欢那唱的《大雪小雪又一年》一样,甜了还想盼,盼了还想甜,在这永无休止的盼望中,日子就悄无声息地溜走了,但时光留给人们的却都不是永远的甜,其中也不乏苦、辣、酸、咸,更多的则是五味杂陈。哪管你愿不愿意、喜不喜欢。

今日大雪。大雪,十一月节气,至此而雪盛也。诗情画意中,大雪洋洋洒洒,落在人间的精灵,把整个冬天都写成童话。白雪公主的故事,陪伴着

童年的记忆。终有一天,我们懂得了,我们没有七个小矮人的护卫,我们成不了公主。于是,落入凡间,把雪花片片化成滴滴水珠,滋养着万物,成了一个平凡的人,过着普通的岁月,有着属于自己的快乐与忧愁。圣贤也如此,也不知多少年前,书法家王羲之在一场茫茫大雪之后,写了一封信给友人:“快雪时晴,佳。想安善。”风雪之中,必有性情中人。大雪时节,天气晴好,我想你也应该过得不错。有些想念,总会挑了时节,突然就有了。有人惦记着终归是幸福的,这一程的大雪天气,多少也有了些情怀。暑天宜饮清茶,雪夜宜温盏酒。雪与酒,共同融于我们的文脉中。白居易的《问刘十九》,“绿蚁新醅酒,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”,多么优美而温暖的意象,无数中国人耳熟能详。绿酒红炉,天寒酒温,静待友人赴约而至,作一场雪夜清谈。大雪来时,气温低下。室内的活动就多了起来。三五友人,就着炭火炖锅,煮一锅羊肉,御寒又温暖。再添几盅小酒,聊着知音的话儿,声音高低,都是那么随心。放下了尘世中的烦恼,一身轻松,冬日仿佛也不再冷了。温一壶茶,盼一场雪。故人归来,乘着风雪,有一屋子的灯火为其实亮起。这是文人的理想境界。翻开历书,小雪大雪节气到,历书里有精彩的未来,有多彩的情怀,有四季的风采,有婉笛的鸣吹,有美丽的彩绘。我们需要一页一页读会。我们独自站在这舞台,也许并没有掌声响起来。我们在冬天的寒冷里,渴望到明天的春雷。辛苦的路途,风雨兼程,总会见彩虹。

雪,飘走了一年。雪,飘来了一年。我就喜欢这样记录下雪文字,就是让生命绽放出洁白的花朵;我记录雪,其实就是为了焕发一种光彩,留存一份圣洁。当雪降临时洁白,离去时冰清。生与死的道理,朴实而又简单。一个人要有雪的气质,更要有雪的胸怀,雪的轻松,雪的洒脱。我们行走在大地上,就敢和世间所有的凡尘搏斗,就敢和世间所有的冷漠硬刚。我深深地感悟到,当脸上的皱纹一天天地加深。人这一辈子不就是在这一片一片三四片的雪花中轮回,又悄无声息地融化了吗?昨天毕竟过去了,今天也要成为昨天了。时间都去哪里了?一阵寒风猛然吹来,我裹紧棉衣,突然,我似乎明白了,假如在春日里准备好了棉衣,那雪花飘飘的季节又该如何呢?紧接而来的则是四季更易,即使是扑面而来的寒雪打脸,你耳旁也会响起那慢慢临近的春天的脚步声!遂赋诗一首抒怀:

晶莹自然好物华,恰逢大雪迎北方。
远望青山腾白马,近观松柏着银裳。
遍地银装装山河,天空梨花皆飞扬。
飘舞逸落焕人间,泼墨诗成谱华章。



《小雪大雪时光飘》
收听音频版
请扫二维码

父亲的自行车

梁晶晶

那辆跟了父亲大半辈子的金狮牌自行车,终于“光荣退休”了。

散架的铃铛、斑驳的车架、锈蚀的链条……饱受岁月洗礼的它,早已看不清原先模样,静静地躺在杂物间的角落,落满灰尘。

母亲说,一堆废铁占地方,卖了吧。父亲半天不语,却把自行车推到院子里,打来一盆水,仔细擦拭起来。看这样子,母亲便不再提。我知道,父亲舍不得。我也舍不得。

1974年春天,原淮北矿务局招工,高中毕业在务农的父亲进矿干了一名采煤工。那时候,采煤队文化人少,单位领导一心想培养这个“知识分子”。可年轻气盛的父亲有自己的理想,从未放弃学习。一年后,一个偶然的机会,父亲走出掌子面,考进安徽师范大学淮北分校(现淮北师范大学前身),实现了人生梦想。再后来,毕业分配到矿上当了一名中学老师。

我记事的时候,母亲在乡下带着我和妹妹生活,父亲在几十里的煤矿教书。家里长辈都没上过学,走出了个文识字的“教书先生”,父亲成为家族人的骄傲。村里人都说,父亲是“茅草屋里长出的笋”。

每逢周末,父亲才能步行几十里地回家和我们团聚。母亲心疼父亲的奔波,一直想给他买辆自行车。上世纪80年代初,自行车是奢侈品,凭票供应。父亲那时的工资加上母亲在村里窑厂当会计的收入,一个月也就72元。母亲省吃俭用,大半年攒了170元钱,四处托人才求得一张票,给父亲买了这辆自行车。在那个物资相对匮乏的年代,吃上一顿肉就像过年,新衣服也只有过年才能添一件。所以,拥有一辆自行车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。

父亲对这辆自行车视若珍宝。印象中,父亲一有时间就拿抹布仔细地擦拭,或给链条上油,或给车胎打气。爱琢磨的父亲还学会了自己修车,自行车总是被父亲拾掇得锃亮,像新的一样。之后,每到周末,母亲就带着我和妹妹在村头的大槐树下等父亲。每每这时,成了我童年里最美丽、幸福的时光。我期待父亲大老远摇车铃铛的声音,更期待父亲从手提包里变出的糖果和点心。

我5岁那年,父亲说,大妮该读书了,与母亲商量后就把我带在了身边。至此,我与煤矿结下不解之缘。后来的周末,父亲会骑着自行车带我回乡下。坐在父亲亲手焊的儿童前座里,被他温暖的双臂环绕着,常常感觉自己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一路上,父亲给我讲故事,教我背唐诗,我也叽叽喳喳地与父亲说个不停。坑坑洼洼的路面很是颠簸,我问父亲为什么耳边总有呼呼的风声,父亲说,因为



喜临高门 ■ 摄影 肖明

遍地英雄下夕烟

朱忠慧

时序刚刚过了立冬,秋意依然在山间水间村庄间田野间徘徊荡漾。天气还是十分的暖和、舒服,最低的气温也在十二三度;天空也是湛蓝湛蓝的,没有一丝的流云。我们一大早驱车去濉溪县的双堆集镇,在京台高速上奔驰。我透过车窗欣赏着冬日初现的风景,心中翻腾着对淮海战役双堆集战斗的回想,这块浸染着无数革命先烈鲜血的土地,如今已经成为乡村振兴的主战场。

我这次和瓦房村工作队副队长张艳两个人来双堆集,不是专门来凭吊淮海战役古战场的,而是带着特别的工作任务,到双堆集镇、南坪镇、孙疃镇、四铺镇和五沟镇、韩村镇、临涣镇、百善镇等八个乡镇去调研走访调生的工作、生活和学习情况,了解他们的所思所盼,征求他们的意见建议,为更好地为调生做好服务,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,让他们真正安心、舒心、放心地在淮北工作,进而为淮北未来的发展贡献他们的聪明才智提供参考。

我的思绪随着车的疾驰,飞到了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……七十六年前的冬天,也就是1948年11月6日开始,到1949年1月10日,以徐州为中心的淮海大地硝烟弥漫、战鼓隆隆。经过66天的鏖战,人民军队赢得了淮海战役的最终胜利,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,形成了“饮马长江、解放全国”的有利态势,为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。双堆集地区歼灭战是整个淮海战役的第二阶段,从1948年11月23日起至12月15日,前后23天,解放军中原、华东两大野战军并肩作战,在濉溪县双堆集地区歼灭了国民党嫡系精锐部队黄维兵团。南坪阻击战,完成了对黄维兵团的包围;第一零一师战场起义,实现了对黄维兵团的金底抽薪;解放军攻占小张庄,将钢刀插入了黄维兵团的心脏;杨大庄守卫战,瓦解了黄维兵团的防御体系;夺取大王庄,使黄维兵团全部暴露于解放军炮火之下;歼灭十四军,根本动摇了黄维兵团的军心士气;消灭老虎团,彻底突破了黄维兵团的最后防线;各路大军全线出击,全部干净彻底地歼灭了黄维兵团。双堆集之战,前承碾庄圩之战,后启陈官庄之战,对于夺取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,具有关键的意义。双堆集歼灭战中,许多中国人的优秀儿女,为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,立下了不朽的功勋。血战大王庄的华野七纵五十九团二连英雄排长孔金胜、猛攻固守的中野三纵十九团十连英雄排长阎世华、特等战斗英雄张顺乾、杀敌英雄王梦海、智勇双全的参谋长申文俊、人民英雄丁祖信,还有在黄家阻击战后牺牲的中野一纵四团团长晋士林、政委郑鲁,可以想见,那场战斗之激烈,伤亡之惨烈。双堆集牺牲的烈士,绝大多数都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,有的甚至只有十几岁的年龄。他们在人生最美好的时候,把青春和生命永远定格在共和国大厦的基石中,永远留在了淮北大地上,值得我们永远铭记!

小时候,我跟随奶奶在农村生活过一段时间,因为那时候经济条件差,很少能吃上炒的菜。每天早上,奶奶就做椒糊子吃,椒糊子既可以当菜吃,也可当饭吃。当菜吃的时候,那是因为做的椒糊子很少,一家人只做一碗。吃饭的时候,大家围着这碗椒糊子,把大馍掰开,用勺子舀一勺放在大馍上,吃大馍的时候,掰一口馍蘸一点椒糊子放入口中,因为椒糊子少,感觉很好吃,吃得直砸吧嘴。后来,经济条件稍微有些好转,每天早晨,奶奶就做一锅椒糊子,每个人可以吃一碗,这就把椒糊子当饭吃了。

如今,人们的生活条件都好了,大鱼大肉顿顿吃,都吃腻了,人们就想吃一些清淡一点的食物。椒糊子派上了用场。一些饭店为了迎合人们的口味,在上满大鱼大肉菜肴之后,也奉上一碗椒糊子,作为吃饭时的调味菜,挑拨着人们的味蕾,让人吃后回味无穷。

越是朴素的东西越长久。大鱼大肉人们容易吃够,但椒糊子等家常菜,人们百吃不厌。



《椒糊子》
收听音频版
请扫二维码

落叶

任印民

一叶小船
泊在水边
摇摇晃晃的船上
装着秋天

你老去的样子
叫人心疼
你跌落的瞬间
才知道
什么叫弱不禁风

最后一支舞
缓缓落幕
为什么
我的泪水
夺眶而出

一片一片
飘落在秋天
承蒙不嫌
大地将我收留
多么美好的人世间

向南,向南,经过宿州市继续向南,我们在京台高速的双堆集出口驶出高速,再走不到20分钟的路程,我们就到了双堆集镇。这是我最熟悉的濉溪县的乡镇,也是我这几年来得最多而且充满了无限敬仰的地方。因为现在的工就是从事淮北地方党史的研究,自然而然的,双堆集这块红色和革命的热土就成为了我魂牵梦绕、念兹在兹的向往。

在导航的引导下,我们顺利地来到了双堆集镇的第一个村庄邹圩村,在村部见到了选调生郑子晗,他毕业于安徽工程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。我们进了村部的办事大厅,他正在埋头操作电脑,看我们来了,他满面笑容地起身和我们打招呼。我们问他在村里做什么工作,他一一给我们做了介绍,有党建工作、文字材料和政策宣传工作,禁烧这样事情他也参与。村里需要镇里协调的事,也多是他去做。

村干部介绍说,选调生来村里,对村里的工作帮助太大了,毕竟他是大学毕业,又是党员,村民也很愿意和这样的干部打交道。他也吃得了苦,做事也勤快。我们又问他老家是哪的,他告诉我们家是滁州市区的。我又问他在村里工作是否合适,他自信地告诉我们,在这里工作非常好,村里镇里对他都很关心支持。

因为我们计划一天要把八个镇跑完,

所以每个村能停留的时间就很难太长。从邹圩村出来后,我们直奔双堆集吴井村,这里的选调生也是个男生,叫何子涵,毕业于安徽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,老家是隔壁蒙城县的,对他来说突然的到来并没有感觉吃惊,也许像这样提前打招呼的所谓调研他遇到得多了,而且因为平时就是在村里,所以见到我们既热情又淡定,没有丝毫的紧张。从吴井村出来后,我们又马不停蹄地来到了南坪镇的浍北村、耿庙村,这两个村的选调生都是女同志,一个叫陈芳,黄山学院毕业的,一个叫陈芳,皖西学院毕业的,她俩的老家都是濉溪的,自然也就对村里的情况很熟悉,而且很敬业。

接着我们来到了孙疃镇孙疃村,这个选调生叫刘炫佼,合肥大学英语专业的,她家同样是本地的,今年八月份才正式上

班。我问她工资一个月能开多少,她说现在还没有拿到手,估计这个月应该可以了。因为时间已经十二点了,她说镇里的领导都出去了,中午赶不回来,打电话让她留我们去镇食堂吃个工作餐。正好也是吃饭的时间,我们就愉快地答应了。吃饭的时候,我们又聊了一些工作上的事。我嘱咐她要多向村里镇里的同志和村民学习,同时一定要注意安全。

饭后,我们又赶快往四铺镇奔去。今天去的两个村分别是侯庙村和四铺村,侯庙村的小伙子叫陈建立,西安工程大学毕业,家就住濉溪县城;四铺村是个女同志,叫马玉,南京农业大学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研究生毕业,家是萧县里的。她的专业对农业是非常需要的,我们鼓励她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,在农村开出一片新天地。随后我们来到韩村镇的光明村,小伙子长得结结实实,一看就是地道的淮北人。韩村镇的马店村,选调生是个女同志,叫刘茹,安徽大学毕业的,老家就是渠沟镇张楼村的。我们邀请她回家的时候来我们瓦房村指导指导,她说一定去瓦房村好好学习。

五沟镇是濉溪县所有的乡镇里我唯一没有去过的,真没有想到我们去的五沟村和南湖南村村容村貌是那样得好。五沟村的选调生叫郝永康,安徽工业大学毕业;南湖南村的叫赵鹏辉,南京林业大学毕业,两个人都是淮北人。尽管时间非常紧,为了学习人家的好经验好做法,我们还是在南湖南村转了一圈,并认真看了一户人家。全村的房子都是两层的,盖得非常好,卫生也打扫得非常干净。临上车的时候,我向村书记建议,要发挥好选调生的作用,想方设法把土地盘活利用好,这是农村最大最实际的资源。

不知不觉,时间已经是下午四点多了。还有两个镇,我们必须一鼓作气跑完。临涣镇的两个村一东一西,一个是临涣村,选调生叫万子康,安徽大学毕业;一个是铚城村,选调生叫刘峰,东华大学科学技术史毕业。他俩都是濉溪县人。尽管临涣我经常去,但我是第一次知道铚城这个村,足见临涣人民没有忘记临涣的根和魂。古代临涣就叫铚城,至今它的古城墙保护得比较完好,春秋时期秦穆公时代的政治家蹇叔和“竹林七贤”的领袖人物嵇康都是古临涣人,淮北党组织的早期创始人朱务平就是临涣镇朱小楼村人。临涣文昌宫始建于唐代,是历代文人学士聚会以及奉祀文昌帝君的场所。1948年11月11日,刘伯承、陈毅、邓小平率军进驻这里,指挥淮海战役。11月16日,在此成立了以邓小平为书记,刘伯承、陈毅、邓小平为常委,粟裕、谭震林为委员的淮海战役总前委。1988年,在此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旧址纪念馆,现已获批为安徽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安徽省委干部党史教育基地。可以说,临涣就是淮北的一个缩影,“人杰地灵”四个字就是对它最恰如其分地概括。

我们从临涣出来的时候,夕阳渐渐西沉,红红地尽情渲染着。好在最后一个镇只有一个村要去,又正好是在我们回去经过的地方。最后一个村是百善镇的百善村,这名选调生叫刘明,有他这个名字,我们还怕天黑看不清路吗?他是南京工业大学城乡规划研究生毕业,1996年12月出生,是我们这次调研走访里年龄最大的选调生。这个村在镇子里的繁华路段,我们来到村部,见到了刘明,他正在看书学习,足见他是个很勤奋的人。我们聊这聊那,知道了他也是濉溪县城的,也知道他现在还没有谈女朋友。于是我们不客气地对他说:“我们给你当媒人,给你介绍个媳妇可以吗?”他很阳光地答道:“那太好了,谢谢你们!”我们共同的笑声飞出了村部,飞向这块古老而充满希望的大地。

一天的奔波,尽管疲惫不堪,但我的心情难以自抑。我瞭望着雄浑壮丽的夕阳,内心充满了无限敬仰。濉溪同样是我的老家,是我养我的地方。谁不说咱家乡好呢?不必追溯到那更远的年代,就单说我们今天急匆匆走过的八个镇十四四个村,在急促的历史风云中,它们是经过了多少翻天覆地的变化啊!生活在这里的人们,面对着任何艰难困苦,他们没有任何的犹豫和裹足,都与时俱进地随着一个个巨大的历史波澜,奔腾不息地滚滚向前!新时代,新生代,正改变着这方土地和这里的人们,这是空前的,剧烈的,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!而这十四名选调生,和这里的人们一样,就是这新时代新生活的伟大参与者和创造者。他们的眼光,他们的胸怀,他们的抱负,他们的奋斗,他们的拼搏,注定会和先辈们一样,在乡村振兴的征程上,以英雄的气概,满怀豪情地谱写着一曲新时代壮丽的淮海战役之歌!

望着西沉的红日,我耳畔又回响起毛主席的《七律·到韶山》这首诗来:

别梦依稀咒逝川,故园三十二年前。
红旗卷起农奴戟,黑手高悬霸主鞭。
为有牺牲多壮志,敢教日月换新天。
喜看稻菽千重浪,遍地英雄下夕烟。